

城市里的工业印迹⑩

“畅饮漠中泉,笑谈开心事儿。”

“饮酒思源,漠中甘泉。”

对于不少老乌海人来说,这两句熟悉的广告语仿佛能让人穿越时光,瞬间回到那个畅饮乌海本地知名啤酒的年代。

漠中泉啤酒厂的前身是乌海市农工商联合啤酒厂。1979年夏,乌达地区连续下了半个多月的雨,以至于乌达农场库房中囤积的麦子长了芽。有人提议,可以用长芽的麦子里来酿啤酒,于是第一批土法生产的啤酒就“出炉”了。1980年,乌海市农工商联合啤酒厂正式成立;1983年,该厂更名为漠中泉啤酒厂;1984年,“漠中泉”啤酒商标成功注册。

1986年,该厂斥巨资建设新厂区,6层楼的新厂房内,制酒、包装、冷冻车间一应俱全,啤酒灌装采用流水线作业,一改之前用漏斗灌装的落后局面,同时还添置了脚踏压盖机,生产效率大幅提升。1987年和1994年,漠中泉啤酒厂先后进行了两次技术改造。

然而,高投入并未得到高回报,啤酒厂长期处于亏损状态。直到1997年,民营企业乌海市安达实业总公司通过兼并与资产重组,使长期亏损、积重难返的漠中泉啤酒厂焕发生机,实现扭亏为盈。1997年实现利润4万元,销售啤酒6014吨;1998年实现利润59万元,销售啤酒8200吨,实现税金300万元。

时任漠中泉啤酒厂市场广告部经理的王志刚回忆,当年漠中泉啤酒厂急需扩大宣传,他到北京学习,返程途中乘坐了“罗蒙号”列车,顿时获得了灵感:能否给“漠中泉”争取到列车冠名呢?于是,一行人在包头东站下了车,找到包头客运段相关领导商谈,最终“漠中泉”啤酒成功冠名541/2、607/8次列车。

1998年3月至6月,王志刚在包头忙乎冠名的相关事宜,设计CI系统,列车的座套、窗帘、卧铺牌上都印上漠中泉的广告标识,还录制了《漠中泉之歌》。

1998年6月,漠中泉啤酒厂在乌海火车站举行了“漠中泉”号列车冠名仪式。当日,所有卧铺车厢的乘客都得到了一份小礼物和一瓶“漠中泉”啤酒。在列车餐厅里,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口气喝了3瓶,称赞口味纯正,堪比久负盛名的“慕尼黑”啤酒。

在“漠中泉号”冠名的一年间,漠中泉啤酒厂直接和间接销售啤酒38万多吨,创造了不错的经济效益。借助列车这个广告载体,沿线的海拉尔、西安、宁波等上百个地县级市知道了“漠中泉”啤酒,也了解了乌海这座城市。

1997年到1999年,漠中泉啤酒厂与市文化局携手,连续三年举办“漠中泉杯”乌海广场消夏晚会。

鼎盛时期的漠中泉啤酒厂,研发出“漠中泉”11度啤酒、一代至三代产品、纯生啤酒、纯生黑啤酒、10度干啤等多个系列,先后荣获自治区A级产品、自治区优质产品等诸多荣誉,“漠中泉”商标两次被评为自治区著名商标。“漠中泉”系列产品销路顺畅,不仅稳稳占据周边市场,设立25个直销点,还远销北京、西安、宁波、海拉尔等城市,甚至漂洋过海出现在了俄罗斯、塔吉克斯坦等国居民的餐桌上。

2000年之后,漠中泉啤酒厂几易“东家”,最终因资不抵债,破产倒闭。“漠中泉”啤酒虽已落幕,可它承载的乌海情怀,永远不会褪色。



位于乌达区桥西路的原漠中泉啤酒厂。



漠中泉啤酒厂街头宣传。(图片均由王志刚提供)



1998年6月“漠中泉”号列车冠名当日,列车上的外宾夸赞“漠中泉”啤酒的情景。



1997年,“漠中泉”消夏啤酒晚会。



1999年,漠中泉啤酒厂举办的消夏晚会。

市井故事

早市捡了个娃娃

许鑫

早市最大的亮点,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挨挨挤挤的人群,在早市转一圈,满是勃勃的生机。家里的菜筐已经空了,为了多买些新鲜的蔬菜,特意带上了我的“助手”——警察老公杨警官。

说起他,我也是颇有意见。平时要工作,节假日更得坚守岗位,能帮忙的时候屈指可数,快成家里的“吉祥物”了。到了早市,买菜的都是货比三家,看看哪家菜新鲜,哪家价便宜。可领着他,只要看到一家就说:“不买吧,挺好的。”刚买完,立马就说:“不买吧,咱们走?”这耐心啊,怕是都奉献给了群众,忘记了家人呀。我偏不,我看完蔬菜看水果,看完水果我再看蔬菜。说买些蒜薹,老公执意让去刚才走过的摊位,“都是大同小异,这咋还挑上了?”算了,穿过人流,好容易挤到摊位前,周围混合着小孩的哭声,小贩的叫卖声,累了一身汗,挑好,称好,装袋的时候发现摊主的手有残疾,我忙说:“我自己装,自己装。”正忙着装,忽然听到老公说话:“你要找谁?别哭,告诉叔叔。”一回头,身边多了一个五六岁的男娃娃,哭得是抽抽噎噎,眼睛肿得老高。哪儿来的孩子?我都有些蒙,赶紧拉着孩子站到菜摊后面,就听孩子说要找姥爷,再看周围人们都忙着买菜,没看出有眉目焦急寻人的呀。再看杨警官,啧啧啧,立马打110,自报家门,说自己捡到一个孩子,孩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,年龄多大,如果接到报警的,第一时间联系他。我赶紧问孩子叫什么名字,奈何孩子抽抽搭搭地说不清楚,我听了好几遍都没听懂,只好猜。“是孟国辉?不对,段国辉?那是韩?”问了几

遍,娃娃居然长长地叹了口气,然后不回答了,本来我还着急地帮他想办法呢,但是感觉被他嫌弃了。拉着小手,小手哭得冰凉,为了听清孩子的话,蹲下挽着孩子问问,估计哭累了,一屁股就坐在我腿上,老公又说:“不能坐这么低,孩子家人看不到。”我就和摊主借了个凳子,让孩子坐好,好让路过的人都能看到,能一眼找着孩子,我则站在一旁热切地看着行人,估计眼神太过热切,很多人都来询问蒜薹多少钱,菜摊的生意都好不了。

等了半天,也没见到有寻娃娃的,我不禁有些着急,一会早市就快散了,要是把孩子送到派出所,孩子会不会害怕?再者也有些埋怨家长,孩子丢了这么久,怎么还不找?正想着,老公的电话响了,“对,对,我在里面的过道旁的菜摊,是卖蒜薹的,孩子没事,别着急,我们在这等着。”没几分钟,就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奔来,身后还跟着一位老人,年轻女子一把抱起孩子,亲了亲孩子的脸,娃娃估计累了,趴在妈妈的肩头,还扭头看我们。男子是连连道谢,总算皆大欢喜。

回去的路上,杨警官提着六七袋菜也不觉得累了,还兴奋地分享他的心得:“这就是警察的素养,那么多人都没注意到孩子哭,我一听就知道不对劲,孩子肯定是走丢了,就是当时着急,忘了了解具体情况了……”回家又接到孩子家长的电话,说什么也要来家里感谢,被老公拒绝了,他说:“不用,不用,我就是警察,应该做的,我想问问孩子是怎么丢的?在哪儿丢的?哦,早市门口呀,以后可得留意……”我一边收拾菜,一边看着窗外的喜鹊匆匆飞过。

怀旧是人的本性,有些事刻骨铭心,有些事转瞬即逝。家是遮风避雨之所,也是爱的港湾,倾注感情的家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1984年深秋,我和即将临产的妻子结束住办公室的困惑焦虑,搬进单位腾挪出来的一间40平方米的土坯房。时间不等人的肚子就开始一阵紧似一阵地疼,毋庸置疑,这是临盆的征兆。也许是劳累过度,抑或是紧张害怕,妻子脸颊涨红,豆大的汗珠啪啦啦往下滚落,我急得团团转却手足无措;妻子蜷缩在床上煎熬着,“一定要熬到天亮去医院。”我这样鼓励着。等待在痛苦中一分一秒地度过,当看到窗外漏出一丝丝黎明的光亮,我迅速收拾预先准备好的备产物品,骑自行车带着妻子匆匆赶往医院。

大姑娘的安全降生,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繁忙、充实和无尽的快乐,那个土坯房也在我们的共同营造下充满温馨。我用旧砖烂瓦在院里修了一条一米宽的平直小路直通院外,既避免进出脚带泥土,还在路两边开辟出诸如小菜园、鸡舍、兔窝等功能区。从此,日子开启了新的运转模式,婴儿的啼哭声渐渐变成牙牙学

家的变迁

王志勇

语和欢声笑语,生命的成长与变迁,成为心灵深处最温暖的角落。

1985年,单位福利分房的消息如同春雨浸润了我们的心田。妻子所在单位分配一套50平方米的住房,还外带十几平方米的“后背包”,这真是喜从天降!

住房的质变带来了对未来更大的期许。我和妻子在育儿成长的欢乐中,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粉刷房子、平整院子。我们在院子里规划出种葡萄、建凉房、辟小菜园的位置,那时,尽管两人收入有限,还是借助各自的社会力量,今天拉来一车沙,明天要来一堆石,盖房需要的木料、红砖几乎成了“万国造”。随着居住片区私人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,我家的附属设施也没有拖后腿。一间40平方米的凉房封顶完工,大门楼子请了一位要价高、技术好的瓦工师傅,慢工出细活,那造型美观、威武气派的大门楼子耸立在一排门楼中间,吸引众多邻居前来观赏、模仿。很快,我挑灯夜战筛沙子的事迹一度成为行长教育懒惰员工的“现实教材”。

几年下来,室内的家具就像蚂蚁搬家般,攒够钱就添置一件。柜子、床、彩电、录音机一样不少,甚至还花近3000元安装了一部私人电话。那个年代,这可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。更值得留恋的,是爬满整个院子的葡萄树。那时,乌海从外地引种葡萄成功,政府号召居民开展庭院葡萄种植,既美化环境,又协助政府进行大面积推广积累经验。院子里种植的三棵龙眼葡萄树长势很好,第三个年头便开始挂果,葡萄树没有病虫害,只管

浇水、施肥,葡萄结得穗大果甜。当时吃不了的,还用蜡烛封堵,购买保鲜片放在菜窖里,储存到过年再吃。葡萄架下凉爽舒适,晚饭后,我躺在葡萄树下给姑娘讲书中的故事、自己编的故事,直到她听着故事在葡萄树下甜甜睡去。

1993年,我调到离家20多公里的日报社工作,开始了两地奔波的生活。为了方便,妻子调回市里,我们租住在20平方米的凉房,条件恶劣。我四处找房子,在采访中得知东山开发二楼小区可投资建房,尽管土地出让金高昂,我还是多花5000元搞到一处地基。通过四处借钱、赊材料,终于建起了小二楼,装修也紧跟潮流,二楼的木质地板成为当时的“顶尖配置”。

1995年,妻子单位分配了一套百十平方米的楼房,位于市中心,靠近孩子的学校和我们上班的地方。我们终于拥有了环境好、配套完善的房子,过上了住楼房、开小车的惬意生活。有了稳定的生活,我们又开始向往田园生活,在近郊建造了一处农家小院。

时光荏苒,乌海变化巨大。我携妻子回到乌达,想看看曾经的老房子。走进那扇熟悉的大门,仿佛还能闻到旧日的气息。虽然物是人非,但客厅的旧沙发、电视柜上的老照片,厨房的老式铁锅、灶台边的调料瓶,卧室的台灯,院子里的花草树木,都依稀记录着我们的过往。怀念这座房子,是因为它承载着我们的爱与温暖,是心灵深处最珍贵的宝藏。家的变迁,是乌海时代发展的缩影,更见证了我们一路走来的幸福与成长。